

毕淑敏
精·品·集

毕淑敏◎著

女之约

Three yellow roses are positioned between the characters '女' and '之' of the title '女之约'.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毕淑敏 精·品·集

女之约

毕淑敏◎著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之约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 中国物资出版社, 2009. 8

(毕淑敏精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47 - 3165 - 4

I. 女… II. 毕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9651 号

策划编辑 于胭梅

责任编辑 邹绍荣

责任印制 何崇杭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

电话: (010) 68589540 邮政编码: 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17.25 彩插: 2 字数: 265 千字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047 - 3165 - 4/I · 0044

印数: 0001—8000 册

定价: 26.8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一

毕淑敏——作家——医生

王 蒙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。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，王蒙大悦焉！）她的开始写作源起于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。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院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（有几个作家老实地这样学过文学？）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

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她太正常，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而在我们国家，常常是杀人之论火暴易红，救人之论黯然无光；大而无

当之文如日中天，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；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彩，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座。一句话，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，恨比爱强健，斗比和勇敢，骂比分析痛快，绝望比清明时髦，狂妄比谦虚现代，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莺，厮杀的呐喊遮盖了万籁，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……

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着毕淑敏的笔端。惟其冷静才能公正，惟其公正才能好心，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、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，如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她宁愿忏悔自己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人性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。

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，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。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，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，他们太痛苦了，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。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，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，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。有病人也有医生，这才是世界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。

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。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，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，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，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。当然，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，但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，真对不起。

序二

有许多作家有病

王 蒙

有许多作家有病，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癫痫，契诃夫的肺结核，杜勃洛留波夫的癯病，李贺与子规(日本俳句诗人)的咯血与夭亡，杰克·伦敦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等。

还有一些作家的疾病没有这样众所周知。他们的疾患更多在精神方面，尽管他们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是一读他们的作品，那种偏执，那种自恋自吹、自我膨胀，那种迫害狂，那种抑郁加躁狂的无可控制，那种神经兮兮和白昼见鬼，都令人嗟叹。这里边确实有天才，生老病死的苦痛需要通过这些作家的手生发成花花果果，不能因为疾患就忽视他们的天才。但也不能因天才就不敢正视他们的疾患。

我也希望作家中有真正的医生，而不仅是有过成名前行医的记录。疾患越多，对医生的期待就越大。

咱们这里有一个毕淑敏。解放军的卫生员、医科大学生、内科主任、小说与散文家、心理学硕士、心理咨询专家，从小的好学生、好孩子，不那么另类，而是符合主流价值的有为者。

医学是科学。医术是高科技。医心是天使的心、菩萨的心，济世救危，助弱扶伤，杨枝净水，慈悲为怀。爱心是主干，责任是永久，使命是奉献。小说与散文是人的故事和情感，体贴入微，心界万象，人生经验，苦辣酸甜，再加生花的妙笔，成精成色的语言。

心理咨询是新兴产业，是人的悲哀与软弱的证明。生活越是复杂，社会越是精密，节奏越是紧急，竞争越是激烈，心理的负担就越多，就越需要医生的专业，更需要医生的抚慰、疏浚与理解。

读了毕淑敏著的《爱怕什么》，你觉得这些它都有了。它减轻你的痛苦，虽然时下兴的是绞紧你的肉和心。它开阔你的心胸，虽然时下兴的是鼻子底下与脐下三寸那点事死缠不休。它写得细腻而又晓畅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故作艰深。她拳拳而又眷眷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恶毒与残酷的刺激。它合情合理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大言爆破。它告诉你一加一还是等于二，虽然时下兴的是一加零等于三万八千八。它娓娓动听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对于阅读的颠覆。她竭力教给你活得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光明一点，虽然高烧、病态、梦呓也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行销策略。

如果我有亲戚朋友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的朋友和老师，如果他们都是普通的与正常的人，我都会推荐他或她读这本书。至少，在读一些令人犯病的书之外，也不妨，也应该，也亟须读一点教人健康的文学书。

薰衣草叶

自序

喜欢薰衣草这个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细细想，也总搞不清究竟被这词语中的哪一部分击中。拆开来看，比如“薰”字，雾霭腾腾的，带着炙烤的青烟和烧蜡的油腻。再如“衣”字，太普通了，棉衣、单衣、衬衣、大衣，琐琐碎碎、婆婆妈妈的。至于“草”，就更平凡到除了绿和小，再无甚可说了。三个其貌不扬的字集在一起，却如山乡小伙子来了个原生态组合，列排站在聚光灯下，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，播散出的清新和幽远，力穿你心。

一直没见过真正的薰衣草，只是熟悉它的味道，在各种喷雾剂和香水的飞沫里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欧洲油画般的山野中，看到了一片绛紫色的云霞在远方浮动。同行的朋友们以为是野花，以为是紫苜蓿，以为是茂密的马兰……突然有一个人恍然大悟道，那是薰衣草啊！

人们大呼小叫要停车，口气之急迫，让不通汉语的外籍司机以为是有人受了伤。车停稳之后，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紫色的地毯奔扑而去。

走到近处，才看清这美丽的植物，并不是匍匐在地上，而是安然挺立着，株高大约有1米。顶端是玫瑰香葡萄色的穗状花序，花上被覆着星星状的茸毛，粗粗看去，好像是能磨出紫色面粉的小麦穗。每株有10朵左右的密集小花拥挤在一起，仿佛一群胆怯的小姑娘，拍着头低着下颌，你靠

着我我靠着您，手拉手紧密团结成幽蓝色的香柱。茎干呈灰绿色，窄长的叶片细碎而纷披，在干燥的空气中蛰伏着，好像正在憩息的含羞草……微风掠过的时候，薰衣草就活泼地荡漾起来，仿佛紫蓝色的精灵累了，一展腰肢做起柔曼的瑜伽。薰衣草给人的印象内敛而谦逊。

大家的下一个统一动作就是俯下身去扇动鼻翼，抽吸薰衣草的迷人香气。大失所望的是，除了清淡的草木之气，薰衣草的味道是哑的。徒有虚名的薰衣草大智若愚地沉默着，不肯把些许香氛赠送我们。微风吹过，它们不好意思地摇曳着，好像在祈请原谅。

没有香味的薰衣草，几乎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。有几个人说，也许，这不过是紫苜蓿的变种吧，咱们自作多情了。

揣着疑团回到车上，问过了当地籍的司机，才知道这千真万确就是大名鼎鼎的薰衣草，才知道真正的薰衣草在没有提炼出精油之前，是不香的。于是就想再回头看一眼沉默的薰衣草，可惜起伏的山峦已遮挡住它们紫色的侧影。

长久地挂念着薰衣草，看到紫色就想起了它，它成了紫色的形象大使。某一天早晨，我在自由市场采买蔬果，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角落里叫卖杂物，面前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小塑料袋子。我问他，这是什么呀？他说，薰衣草啊。

透明袋子里的黛绿色的草末，好像未晾干的烟叶。我疑惑地问，这是薰衣草吗？他缺了几颗牙的嘴巴不容置疑地说，是。

我说，薰衣草是紫蓝色的，到了您这儿怎么变绿了？

老汉说，薰衣草的花是紫蓝色的不假，但花要拿去提炼精油，精油多贵啊，一般人买不起。我这是薰衣草的叶子，和花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只是力道弱点。你可以多买一些啊，用薰衣草的叶子做一个枕头吧，淡而清澈的香气，会让你做一个好梦。

缺牙老汉所说的“淡而清澈的香气”这句话打动了。我不知道是他批发草叶的同时听到的这话，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因为这句话，我买了薰衣草的叶子。只是，它们的分量只够装进荷包悬挂在我的电脑旁，陪着我写这篇自序。

薰衣草有良好的药用功效，可以洁净身心平抑怒火，舒展经脉疗治创伤。国外有研究机构发现，如果公司要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，事先在会议室里洒上几滴薰衣草精油，气氛就会变得友善和谐，保不准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此形成了……

我喜欢薰衣草的清静和舒缓，喜欢它低垂的花和朴素的茎干，喜欢它不事张扬的色泽和静祷般的安宁。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学到一点薰衣草的风格——叶片在原野上自由自在，香氛在空气中若有若无。路过的人看到了，也许会张望几眼，喜欢的人看到了，也许走过之后还会回眸。

这套散文集，几乎收进了我自创作以来所有的散文作品，算是一网打尽颗粒归仓了。经过策划编辑于胭梅女士的精心整理，它们被分别收录到不同的分册中，“安居乐业”了。又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步履匆匆的旅人，被巧手的理发师拾掇了一番，不再泥沙俱下蓬头垢面，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如果读过它们之后，一如洒在会议室的精油，让人们被快节奏舞动起来的火气稍稍平息，你比较地镇静和快活起来，我就欣慰万分了。转念一想，薰衣草精油是很昂贵的东西，不能太自不量力，自作多情了。那么，就期待它们如同乡下老汉手中的薰衣草碎叶，带给你一点点舒缓和清凉，做个好梦到天明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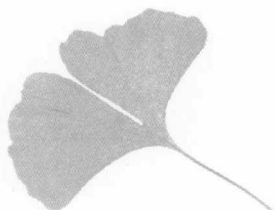
毕淑敏

2008年7月7日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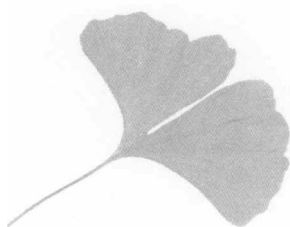
藏红花

- 藏红花 /3
- 翻浆 /20
- 悠长的铃声 /32
- 苹果核 /34
- 精品水 /36
- 走过来 /3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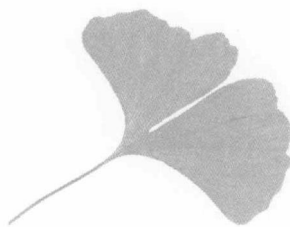
君子于役

- 君子于役 /151
- 捉刀 /180
- 不会变形的金刚 /188
- 猫头鹰行动 /200
- 跳级 /210
- 梦坊 /237
- 紫色人形 /250
- 斜视 /253
- 编后记 让快乐滋养我们的心 /257



女人之约

- 女人之约 /43
- 赶考的女人 /67
- 妈妈福尔摩斯 /80
- 硕士今天答辩 /102
- 天衣无缝 /136



藏

紅

花





朦胧的月晕中，那个土色的男子如一团肮脏

的雾，抱着头，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阵里。每一次颠簸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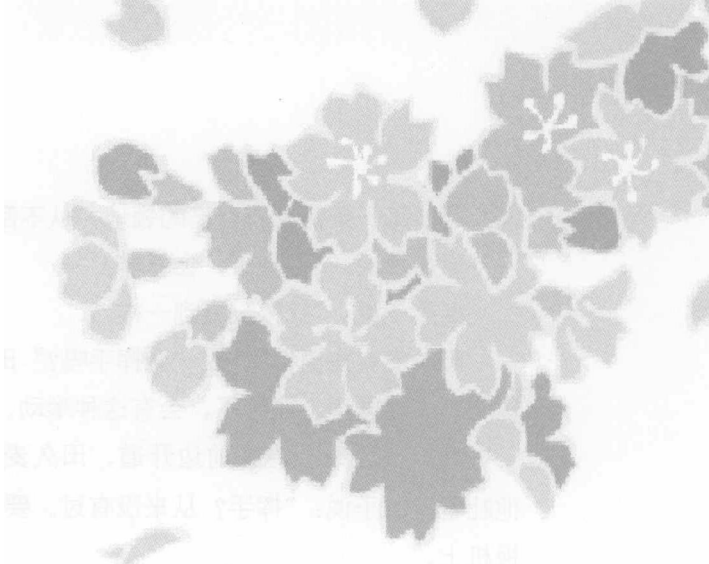
他都像被遗弃的篮球，被橡胶击打得砰砰作响。

“他好像有点冷。别的就看不出什么了。”我说。

“再仔细瞅瞅，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。”司机仿佛
长着夜眼加后眼，一边打方向，一边遥控我。

我不得不又敷衍地看了一遍。我是相信好人多的，
虽说这是行驶在杀过人的公路上。





藏红花

未定国界在图纸上，是空心的断续的点，和已定国界坚定明晰的黑线不同，含着模糊的历史和隐蔽的硝烟。班长高羔子和战士田久麦，走在高原上这条虚拟的线中，积雪被军大衣的下摆扫出竹枝样的印痕。

那边是那个国家。这边是这个国家。田久麦入伍一年，刚从机关卫生科下到哨所，这是第一次巡逻。他问高羔子：“你见……过吗？”缺氧好像一块白毛巾，把他的话堵得断断续续。

“谁？野牦牛？獭兔？人？”高羔子问，明显地带着对田久麦的嘲笑。高羔子身板瘦小，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等附件，也都是小小的，很节省皮肤。

田久麦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们。”他本想把头扭向山峦的那一边，以姿势助说话，但厚厚的衣领和笨重的羊剪绒皮帽子使他的脖颈转动困难，只能让眼光从雪镜的一侧射出去。

高羔子不屑地说：“几次吧。他们人也不多。这么长的线，他走，咱也走。就像林子里的两条蛇，不容易撞到的。”

高羔子是南方人，所以说蛇。田久麦从来没有见过蛇，家乡的土壤燥得像香灰。田久麦以为当上兵，就可以看到蛇这样的新鲜东西，到了这里，却连蚯蚓都看不到了。冰天雪地里谈蛇，让人有一种滑腻的温热感。田久麦原以为，一条蛇是很容易碰到另一条蛇的。班长为什么这么

说？可能每一条蛇都有自己的领地，从不乱窜。

田久麦说：“见到了，会怎样？”

高羔子说：“就像没见到一样。”

田久麦有些憧憬，说：“会挥手吗？”田久麦记得小时看过一个电影，边防军人在国境上遇到了，会有这种举动。

高羔子让田久麦在前边开道，田久麦蹚起的雪雾呛进了他的喉咙。他吐着雪沫子说：“挥手？从来没有过。要挥，也是左手。右手一直扣在板机上。”

田久麦感觉到了高羔子对自己的不客气。但是高羔子的军龄长，这是军中辈分，爷爷对孙子说话，怎么都有理。再说田久麦是从机关下来的，这更矮了一头。军队是最讲究资历的。现在最高指示都说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新来的机关兵田久麦当然应该吃点苦头了。高羔子这样想着，就把自己的干粮袋取下来，对田久麦说：“给你。”

田久麦以为班长怕自己的干粮不够吃，感激地说：“我……有。你留着……”

高羔子说：“美的你！背着。”

田久麦明白了，这是班长要考验自己，就乖乖地把高羔子的干粮袋背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干粮袋一上肩，田久麦就想到了老娘说过的一句话——布不加丝，面不加枣。那时他小，趴着炕沿问老娘，干吗面不加枣呢？加上枣多好吃啊。

老娘说，面一加了枣，面就发大了，锅里就蒸不下了。一幅布，加上一根丝，看着没多少，布可就宽多了。

这和田久麦此刻有什么关系呢？田久麦不知道。田久麦知道的是，干粮袋把肩膀压下去了二指深。隔着绒衣、棉衣和皮大衣，田久麦清楚地感受到了每一颗米粒的棱角。

田久麦很生自己的气。班长让自己背着他的干粮袋，这是班长信任自己。要是不信任自己，你想背还不让你背呢。要知道，干粮是军人的生命线啊。田久麦这样对自己说完，他的头脑就通了，但是他的肩膀不通。田久麦便不再理会自己的肩膀，故意看周围的风景。

巡逻路线沿着山谷行进。山谷里壅满了雪，山顶上的雪忍受不了那里的孤寂，自愿地钻进风的行囊，迁徙到了谷底。太阳在半天空，迸射出的每一根光线都蓬松粗壮，绞结成巨大的白色链条，由于雪原的渗入和折射，凝成了炫目的光墙，遮天蔽日地矗立在天地之间。如果你胆敢直视高原正午的阳光，它就毫不留情地把你的双目变成紫蓝色的洞穴。拐过山口，积雪已经没腰，两个行走的边防哨兵，像两只笨拙的牦牛，把倾斜的雪原犁出深壕。田久麦走在前，高羔子轻松地跟在田久麦身后，如同在一条小胡同里散步。

高羔子很愉快，愉快的结果就是他觉得热了。在高原上感觉到热，是一种很罕有的幸福。为了充分享受这种幸福，高羔子对田久麦说：“停下。”

田久麦没有听见，还在往前走。因为吃力，他把所有的血液和氧气都逼到自己的双腿和肩膀上了，这样他的耳朵就因为没有氧气的支持变聋。当高羔子第三次不耐烦地大叫时，田久麦才停了下来。他不是听见了高羔子的命令，而是感觉到了。高羔子的喊叫震动了高原稀薄的空气，空气把震动传达给了田久麦，田久麦就困难地回过头来。

高羔子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，卷成一个婴儿的模样，对田久麦说：“拿着！”

田久麦这一次很快明白了班长的不怀好意，他默默地接过了高羔子的大衣。现在，他有两件大衣，这在严寒的午夜当然是绝好的事情了，可现在是高原的正午。一种短暂而强烈的炎热炙烤着雪原，让人有不可思议的燃烧之感。田久麦默不做声地把身上的武器和干粮袋、红十字箱等物品堆积在地上，然后也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。他也变得和高羔子一样的轻捷利落了。高羔子有些惊奇，这个新兵，难道敢不服安排吗？

田久麦把高羔子的大衣内外倒转，将挂着一缕缕污浊羊毛串的里子翻在外面。大衣比田久麦的身躯要小很多，但毕竟是大衣，翻转过来之后就有余地，田久麦接着把自己塞了进去，可惜袖子很短，只到田久麦胳膊肘下方。田久麦接着把自己的装备一件件披挂起来。想象中，一个人穿着两件皮大衣是很狼狈的事情，但田久麦把它们搭配得很好，羊毛

相搓，并没有占据更多的体积。

臃肿的田久麦步履蹒跚，好像一块有犄角的军绿色岩石。高羔子在田久麦身后跳跃前行，如同灵敏的猴子。高羔子大声问：“听说机关来了野战医院的医疗队？”

“嗯啊。”田久麦短促地回答。

“听说有女的？”高羔子更大声音问。

“嗯。”田久麦更短促地回答。

高羔子不满足，这样重要的问题，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就回答完了？可他不能批评田久麦，他找不到理由。如果田久麦一不高兴，拒绝回答他以后的问题，他就亏大了。从机关下来的人，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受欢迎，新鲜的消息是他们的财产。

“几个？”高羔子问。

田久麦知道高羔子问的是是什么，可他故意说：“10个。”

高羔子惊得一下冲开了雪障，从田久麦身后跳到了田久麦身前，兴奋地说：“那么多？”

田久麦说：“是啊。队长副队长主任副主任……”

高羔子狐疑地说：“都是女的？”

田久麦一脸无辜地说：“不是啊。只有护士是女的。”

高羔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。你耍我。”

田久麦知道自己惹了祸，赶快说：“我没。3个女的。”

高羔子憋住气，他要把这个新兵知道的东西都诈出来之后，再慢慢地收拾他。高羔子假装不在意地说：“你小子，总跟她们说话吧？”

田久麦很谨慎地回答：“没。轮不上我。”

高羔子仿佛随口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这一次，田久麦是真的吃不准班长问的是什么是了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什么呢？”

高羔子说：“长得？”

田久麦很快回答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高羔子不满足地说：“怎么能差不多？这山和那山都不一样，更